



佛教的工作 (續完) 力生

二者於諸有情，起大悲心，若見貧窮，起憐愍心，發是心已，應正了知，於是財寶，不應慳惜，平自行施，設資財物，終不為己，皆為饒益，一切眾生。」我們果能這樣實行布施，自然可以擴充我們人溺己溺，人饑己饑的同情心，以養成人類互助互愛「人人為我，我為人人」的精神。那麼舉世都是伊尹了，而社會自然再沒有鬭爭，巧取，豪奪，自私，甚至偷挖拐騙種種不德的惡現象啊！

2 改造罪犯的心理而建立遵守的美德

世間上無論是社會，國家，團體或家庭，都各有一定的紀律或規則。這些紀律和規則，是用以控制我們不軌的行為，鍛鍊我們美好的人格，和培養我們道德的觀念的。所以我們無論在行為上或心理上，最低限度都要有遵守規律的必要。特別是古人那種：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動」的以道德來範圍自己情感盲目的衝動的精神，是極其值得我們敬佩和效仿的。可是，近代人心不古，世風日下，所謂「打倒孔家店，推翻舊禮教」而妄談自由。行動自由；所以浪漫放縱，無惡不造。思想自由；所以沒有崇高的信仰，而走入岐途邪思。言論自由，所以互相毀罵，互相攻擊。於是在自由的聲浪怒吼之下，道德破產了，作奸犯科可以自由，爭權奪利，可以自由，擾亂社會秩序可以自由，甚至為了一己的利益或私仇而殘殺無辜亦可以自由，不要說「心不越規」，即是身也去干犯國法，破壞社會秩序了，國家法律，除了懲罰以外，還有甚麼辦法呢？佛教則不然，一方面以因果的定律來範疇我們的心，另一方面制定許多戒律來範疇我們的身。所謂比丘二百五十戒，比丘尼五百戒，菩薩十重四十八輕戒，三衆淨戒，普通一般人則五戒十戒，使我們在這種嚴格的訓練之下，不但

身不犯罪，心亦不犯罪，甚至一舉一動，都如音樂的節奏——吻合正義的軌則，一進一退，都如軍隊的步伐——聖乎公理的大道。這樣，社會自然不治而安，不改而善了，所以，佛教是以戒律的工具來徹底改造我們犯罪心理的病態，以養成遵守的，循規蹈矩的美德。

3 改造瞋害的心理而培養容忍的寬恕

六波羅密經說：「若菩薩摩訶薩，被諸有情，諸惡誣謗，無故打罵，斷截肢節，菩薩於彼，離瞋害心，作是思惟，我已發願，於諸有情，不起瞋害，云何今日乃發是心？又我昔願，常以法藥，蠲除有情，瞋害之病，若於眾生，起瞋害者，自疾不能救，何能救彼，一切有情？復次，若諸有情，瞋善薩時，深自對責，以我有過，福德鮮薄，令他生瞋，我若無過，彼必不瞋，復次菩薩摩訶薩，見二有情，互相瞋恨，結怨不捨，當薩見已，生悲愍心，此之有情，不捨瞋恨，當墮地獄，火燒其身，受大苦惱，是我之咎，應持法藥，療此瞋病，我昔誓願，願與一切眾生，除瞋患病，云何今日，不為斷除，此等眾生，當為患魔之所執縛，不自覺知，以大猛火之所焚燒，既被魔執，設持利刀來殺害我，我知魔鬼，不應生瞋，當於是人，生大悲愍」。讀者，可知佛教對於改造瞋害心理病態的慎重了！因為個人一發了瞋心，便怒髮衝冠，小題大做，自害害人，自傷傷人，所謂「一念瞋心起，八萬障門開。」又說「瞋是心中火，能燒功德林，欲免輪迴苦，善自護瞋心。」所以瞋心確是一切罪惡的根本，鬭爭的導源，社會一切災難的產生，友誼的反目，人類的仇視，彼此的殘害，那一種不是瞋害心理在作怪呢？我們為了堅立堅固的友誼，為了建築永久和平的陣地，更為了消弭人間一切不幸的災難而實現親睦和諧，安寧恬靜的社會，所以應該積極地降伏瞋心，息滅瞋火，然怎樣去息滅瞋心呢

？我想，滅息瞋火唯一鋒利的武器，就是忍辱波羅密了，所以六波羅密經又說：「譬如醉象，難可禁制，應以鐵鉤而調伏之，瞋心醉象，亦復如是，以忍辱鉤，而制禦之，乃至八萬四千煩惱怨賊，天魔大軍，亦以安忍，而調伏之，諸佛法王大菩薩等，常以安忍瓔珞而自嚴身，若遇眾生，非理欺負，大悲安忍，而救護之，滅除現在未來一切苦難，永無憂患，菩薩摩訶薩，以安忍力，而為甲冑，彼造罪人，以瞋惡手，執妄想弓，放粗語箭，射安忍甲，而彼弓箭，自然摧折，安忍甲冑一無損壞，譬如世間，阿伽陀藥，能除自他，一切毒病，菩薩亦爾，忍伽陀藥，能治自他，一切瞋患煩惱毒病……復次菩薩，了瞋惡法，諸苦所因，知行安忍，萬行根本，若人惡罵，當觀此聲，猶如谷響。若被打時，當觀此身猶如鏡像，若遭毀謗，當觀此身猶如虛空，不應加報，若遇讚譽，當觀自身，性無我慢而不高舉，若得稱歎，當觀心性，本來空寂，不生忻慰，若被譏嫌，當觀本心，性離怖畏，不生憂感，若遇苦時，當觀法性，本無逼迫，不見苦相，若受樂時，當觀實性，常住不變，無苦樂相。」由是，我們知道佛教的忍辱法門，不但是醫治瞋心的妙藥，亦是控制喜心衝動的利器，因為一般人對於逆境來臨，其毀我害我的便瞋，對於順境現前，其讚我益我的便喜，這樣為環境所轉，環境要您喜便喜，要您悲則悲，自己失了主宰，生命的一切都給環境來支配，所以瞋心固然是心理病態，喜心又何嘗不然呢？因此，佛陀教我們觀順逆二境，悉皆如幻，如化，虛偽不實，逆境固要忍，順境亦應忍，不為物喜，不為己悲，這樣「其讚我者，奚以喜？其毀我者，奚以悲？」敬慎在我，毀譽由人，境之與我，了不相干，那麼，社會上自然沒有甚麼是非毀譽的糾紛，瞋恨鬭爭的災難，更沒有甚麼虛偽奸詐，詭曲詞諛的怪現象了，所以佛陀以忍辱的法門來改造我們瞋害的心理，培養我們容忍，寬恕的美德啊！

4 改造懈怠的心理而激發精進的恒心

彥云：「勤為成事之本，惰為敗事之階」。

可是，好逸惡勞，人人常情，誰不歡喜舒適安閑地過着自我陶醉的生活，誰願意整天奔波，苦心勞形地為他人服務呢？特別是現代都市裡的人們，早已失却昔日的勤儉、純樸、敦厚的作風，大都趨向於奢侈、淫逸、恣情、放縱，或苟安。他們從不想到人生生存的目的是貢獻而不是享受，所以許多人都抱着「獨善其身」的個己主義，和抱着「今朝有酒今朝醉」，「得歡樂處且歡樂」的態度，而耽戀于紙醉金迷，燈紅酒綠的場所，流連忘返的過着醉生夢死的生活，對於社會的公益事業，服務機構的建設，從不過問。結果，在這種顛倒事非，應動不動，不應動而動的惡習慣之下，不但個人失去人生的意義和價值，不能發揚生命的光輝。而整個國家社會亦失去發展的朝氣，而陷於停頓、墮落，所以前進的佛陀，以精進的主義來激發我們勇猛為國家社會服務的精神，鼓勵我們永遠為人群謀幸福的恒心如六波羅密多經說：「菩薩摩訶薩，有四種精進，所謂未生不善，能令不生，已起不善，速令除滅，未生之善，當令速生，已起之善，能令增長，難捨能捨，難作能作，精勤勇猛，心無懈怠，擺精進甲，以大誓願，而為器仗，日夜精勤，增長功德，譬如有人，聞彼遠方，有善說正法之人，此人聞已，歡喜踊躍，不待車乘，資糧伴侶，徒跣而往，所經道路，唯是猛火，及布利刀，是人勇銳，決定前進，達於彼所，聽聞正法，於火刃中，舉足下足，步步思惟，而發是願，我於今日，刀火中行，得聞正法，願我當於生死大苦之中，拔濟有情，置於涅槃，安樂之處，菩薩摩訶薩，發是願已，雖踐刀火，如履蓮華，復願一切眾生，咸成正覺，功德無盡，窮未來際，無有休息，為諸眾生，於無數劫，修諸苦行，不辭勞瘁，常以四攝，布施愛語，利行同事，攝取有情，令得解脫，在於生死，曠野之中，與諸有情，作歸依處，饑渴之者，為作飲食，裸露之者，而作衣服，乃至能度，生死險難，盡化形盡，無所乏少，令一切眾生，安穩快樂。」讀此，我們便領會到佛

教對於自利他的工作是多麼的熱心，多麼的積極了，所以凡是接受佛法的薰陶的人，自然可以戰勝自己，克服懈怠的魔鬼，而激發精進的恒心啊！

5 改造散亂的心理而建設寧靜的心境

俗語說：「心猿意馬」，這是以形容我們的散亂心最好不過的寫照，因為我們的心，恰似一隻活潑的猴子，整天東跳西跳，跳呀，跳呀，有時往樹上跳，有時往樹下跳，我們的意，也好像一匹脫羈的野馬，終日東跑跑，西跑跑，跑呀，跑呀，有時雖然也會跑入正軌，但瞬息間便轉入歧途了。我們的心意就是這樣，一天到晚不是思善，便是思惡，不是正念，便是邪念，假如沒有修養的功夫，或沒有修學佛法的人，若若控制心猿，不許它亂跑，調御意馬，不許它狂奔，這談何容易？真的，我們的心中，充滿了無邊的妄想和惡念，它有時會羨慕着他人的享受因而去貪求，去獲取，有時却妬忌他人的成功因而去毀謗，去破壞，或時而詭媚他人以自卑，或時而鄙視他人以自傲，或因一念之善，使您成為仁愛的慈悲天使，或因一念之差，使你變成殘暴不仁的衣冠禽獸……啊，它——塵勞，妄想，緊握着我們的生命，左右我們的前程，它可以使我們向着光明的坦途邁進，但也可以驅使我們走上自己不欲走的艱險歧途，它剝奪了我們的自由，破壞我們寧靜而輕安的心境，粉碎了我們的幸福與快樂，使我們永遠永遠地沉淪，您說，我們多麼的憎恨它，討厭它，而又恨不得消滅它啊！可是，我們雖然憎它，恨它，但始終沒有辦法克服它，消滅它，唯有慈悲的佛陀，指示我們降伏塵勞妄想的秘訣，使我們把心中的妄想賊殺得落花流水，掃得一乾二淨，然而這秘訣是甚麼呢？就是禪定啊！我們果能修習禪定，正念真如，那麼，不但可以澄清思想，妄念脫落，而且可以獲得身心的輕安，愉快，甚至恢復我們原有常樂我淨的境界哩，我們無始時來，所以為物所轉，不能跳出生死苦海的原因，就是我們的心太散亂，太恍惚了，心猿意馬，專門向外攀緣馳求，為物所阻，為慾所蔽，而作業而流轉啊！現在，既然收攝萬念，復歸一心，所謂：「旋汝倒聞機，反聞聞自性」。念念在思惟真如，念念照自性，那麼，自性真如如無形無相，無自無他，更沒有一切是非曲直和人的差別，只是一種寂寂惺惺，惺惺寂寂，湛然不動，慧光常耀的境界，我們念茲在茲，內脫六根，外謝六塵，這樣：「若能轉物，即成如來」，那有不成功佛道的道理？所以佛陀，以禪定的力量來改造我們的散亂心，而建設寧靜，輕安愉快的心境呀！

6 改造愚蠢的心理而擴展智慧的領域

一般人以為「愚痴」，是專指那些沒有知識學問的文盲而說，其實，他們那裡知道即是具有滿腹學問，知識豐富的人，同樣是愚痴的眾生呢？因為世人的所謂「知識」，不過是僅憑個人的幻想偏見虛構而成的認識吧了，而這種認識的內容，又往往是那麼荒謬，簡陋，淺薄，對於宇宙真理，固然無從認識，即萬有的本相，亦僅具模糊的觀念，鮮有能通達宇宙萬物真相而獲得真知灼見者，因此，在這種模糊的觀念下，產生了一種似是而非的見解，成為一種偏激的，缺乏系統的思想言論——學問，試問這種荒謬的學問，可以給予我們真實的知能嗎？不能啊！現在社會上顛倒是非，混淆黑白，不明事理，不識因果，而胡作亂為的人固然很多，而挾一端的理由，頑固，執拗，或扭于片面的觀察，而以為真實的所在，因而影響自己的思想，言論，悖謬萬端，由是誤入迷途，行動超越常軌。取來滅身受辱的禍患，甚至誤己誤人，誤盡蒼生的人也不少哩，這些這些，究竟是誰為之？孰令致之呢？當然，是缺乏真實的知能，沒有無上高深的智慧的所致啊！所以國父以十年來證明「知」的困難。（飲食、用錢、作文、建築、造船、築城、開河、電學、化學、進化等）。在國父的意思，以為普通人的「知」，不過是膚淺的常識，而不是合乎科學的理論；所以不能說是真知。唯有科學的知識才

是真知，所以說：「夫科學者統系之學也，條理之學也，凡真知特識，必從學而來也，捨科學而外之所謂知識者，多非真知」。的確，我們不否認科學家以聰敏而能冷靜的頭腦，以微細審詳的精神來分析，來研究，所得來的結果，不是一種合理的真知。不過，我們知道，科學所研究的只是萬物的現象，所知道的，也只是萬物的現象的特質，因果和變化等的認識吧！其餘對於物質的本體，宇宙的原理，就非科學範圍之所能解答了！還有，科學對於人生的看法，只是等於機械的物質，它不知人生除了物質一部份外，另有生命的光輝——超乎物質的精神存在。這個超乎物質的精神，就是我們的良知良能，也就是我們人本具的真實智慧，正因為人人同具有這真實的智慧，所以人與人之間是息息相關，物我同體的，我們應該以互愛，互助的精神來發掘，來擴展。可是，科學昧於此理，因此，科學越發達，道德越淪亡，物質越文明，人慾越泛濫，人與人之間的妬嫉、爭奪、巧奪、奸詐、拐騙，甚至互相殘殺，也在人類唯求滿足私慾而不擇手段之下而產生了，怪不得今日在科學權威統治之下的社會，越來越複雜，人類越來越痛苦，人類的良知無法發掘，人類的智慧無法擴展啊！所以，科學絕對不是一種真實的知能和智慧，真實的知能和智慧，要算是佛學了，因為佛陀自從發掘了自己心底深處的智慧之後，常常以般若智慧的光明來破除我們愚痴障蔽的黑暗，撥開我們心中煩惱的帳幕，使我們本具的智慧光明透射出來，不但照徹宇宙的原理，洞悉萬物的真相，而且能夠照耀人間，利益人群，開拓他人底智慧，灌輸他人底知能。所以佛遺教經說：「實智慧者，則是度老病死海堅牢船也，亦是無明黑暗大明燈也，一切病者之良藥也，伐煩惱樹之利斧也。」正因為真實的智慧，不但沒有科學的知能那麼多過失，且具有以上種種特殊的效力，所以智慧深遠的佛陀，特別以這種特殊的寶劍來改造我們愚痴的心理，而擴展我們智慧的領域啊！

綜上，我們知道佛教以六度的工具來改革衆生與生俱來的心理病態——六蔽。使接受心理改造的人，一方面可以擴充善的心理作用的思想，另一方面可以養成消滅非善的心理作用的能力，假如人人都能够利用佛教六度的工具來肅清自己

的心理病態，糾正自他俱害的錯誤思想，發揮自他均利的真理，降服非善的觀念的話，那末，社會的呈現，自然是一個君子道長，小人道消，和諧無靜的了！再說，一個革命的領導者，假如能先從革心做起，使自己精神世界中不良的習慣減少，善良的習慣勢力增加，然後，出而率領大眾來為國為民，決定可以完成救國救民救世界的偉大工作和神聖的使命啊！所以佛教不像一般不研究真理的人的想象中所謂那末消極、悲觀、厭世，或逃避現實，而是有著改造社會，改導人心——的特殊使命和工作的。無論對於世界，國家，社會和人群，都有偉大的貢獻和裨益的，所以梁啟超先生在「論佛與群治之關係」一文中說：「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」，「佛教之信仰乃兼善而非獨善」，「佛教之信仰乃入世而非厭世」，「佛教之信仰乃無量而非有限」，「佛教之信仰乃仰而平等而非差別」，「佛教之信仰乃自力而非他力」。最後他說：「以上六者，實鄙人信仰佛教之條件也，於戲，佛學廣矣，大矣，深矣，微矣……」。對極了，佛教確是一種偉大的，高超的，積極而救世的宗教。您說，人類是多麼的需要他呢？特別是現在，複雜無比，充滿了無盡罪惡的社會裡，虛偽，詭曲，詞諛，嫉妬，恨毒，奸險，難測的人心，更急於需要佛法來改正。換句話說，社會越紊亂不安，佛教的「改善社會」的工作該來得越深重，人心越奸險墮落，佛教的「改導人」應該更顯得分身不暇啊！

可是，事實却不然，國家越多難，而佛教越不見有濟於事，人民越痛苦，越得不到佛教徒的救拔和撫慰。他們——現代的佛教徒，大都失却菩薩入世的精神，老是逃避現實的潛匿起來，置佛教的慧命和工作於腦後而不顧，把國家和人群的苦難置於度外而不問，社會上一些失業的投機份子，便趁此機會，把莊嚴而神聖的道場，一變而為貿易的商店，將濟世益群的經營，變成專事送死度亡的事業，他們靠著經懺的經營而成為小本經紀或主人……，徒親比丘形服，不作僧伽工作，以致戒網毀裂，教規墮地，奇形怪狀，醜態百出……；既僧伽內行有缺，那麼，外侮亦頻臨了！因此，在家惡霸小丑之流，當得其機，風起雲湧地毫無忌憚的衝進山門來，一獅兒睡覺，猴子

稱王——地高登寶座，握緊僧槍，統治僧伽了！縱許有些對佛教前途有興衰責任感的大德，苦心勞形的為着青年們智識和修學而奔波地實踐躬行大乘的工作，亦遭到那些地頭惡霸們的不容許而誣謗。結果，他的熱誠和願望只是蘊藏着沒有充分地發揮出來，同時一般糊裡糊塗的獅蟲，無恥地跟着他人的尾巴走，為了討好他人，所以一同室操戈，同類相殘」的以是非好他人情，以致形成佛教裡面表現着消極，悲觀，厭世，迷信，毀謗，鬭爭而複雜的怪現象，佛教的慧命已頻臨氣息奄奄瀕留之際了，您說，我們還有一分理智存在的人，目擊這種傷心慘目的現狀，應該何等的傷心而難過呢？古德說：「若要佛法興，除非僧讚僧」，可是現狀下的獅蟲裡，一個讚僧嗎？天曉得！唉，我痛心裡，我的眼淚只好往心裡流，我的熱血只好在血管裡奔漲，還有甚麼話可說呢？

不過，我們畢竟是酷愛佛教，更酷愛着國家和人群的青年，我們更是知道人生最大的意義和責任，就是創造人類幸福的生活條件，我們認識目前應有的工作和使命，就是一改造社會，糾正人心——的智識份子，我們不應該為惡勢力的威脅而退縮，更不應因惡勢力的壓迫而低頭，我們應該慷慨激昂，高視闊步地挺膺前進，擴展我們的智慧，充實我們的學問，培植我們的力量，然後的一切困難，燃燒起我們正義的火焰，激發萬丈的雄心，來負起「建國興教」的使命。雖然，在漆黑寂寂的夜裡，突然燃起我們一點點正義的火花，的確是會給人誤會為鬼火，甚至要以黑暗的力量來撲滅，但，我們為着迎接光明燦爛，和平氣和具有充沛的利人濟世力量的佛教，更為着建立一個獨立的，統一的，自由自立的中華民國，所以我們應該勇敢地在那黑暗裡燃起正義的火焰，努力地展開佛教「改造社會，改導人心」的艱巨無比的工作。終有一天，使人們由誤會而驚奇，由驚奇而認識，由認識而崇拜，而擁護，而共同努力合作，那麼在億萬萬的正義火焰的熱力工作之下，「建國興教」的偉業，必可指日而待了，親愛的僧青年們，努力吧！努力地展開我們應有的工作，以工作的表現來洗刷社會人士給予我們的歧視的恥辱，更要以工作的效力來建設人間淨土，實現世界和平！（完）